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八回 建奇功英雄特達 興疑獄貞婦含冤

再說林夢花，自發了家信後，探得回氛日漸逼近，慌得手足無措。趙子新早自逃回了，夢花本也要走，恰好接著家中回信，知康黼清同了別處官兵，不日要到，便放大了膽，督率城中官員，竭力守禦。然心中著慌，毫無佈置。可巧別縣官兵連日打了勝仗，城中人心稍覺安靜了。一日，夢花正在巡城，忽見小隊賊兵從山僻小路蜂擁而來，夢花忙叫閉城。賊兵已到城下，攻打了三日，回兵愈聚愈多，將禮縣城圍得鐵桶相似。夢花點城中兵，不上一千，外面又沒見援兵，想要棄城逃走，又無出路，正在沒奈何，驀地見回兵背後，自亂山背後炮聲隆隆，料是救兵到來，連忙傳令開城殺出。回兵也聽得炮聲震天，遠遠地見塵土大起，不知來了多少救兵，望後便退。城中趁勢殺出，回兵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

夢花追殺到二十餘里，並沒見有一個援兵接應，正在惶恐，忽左山背後轉出一面大旗，旗上一個大「康」字。夢花大喜。

原來黼清到時，回兵正在禮縣城下，那裡進得城來？倘便接仗，未嘗約會城中，又恐少不敵眾，故扮了商人，潛至山背後，分頭埋伏，只許放炮，不許殺出，又將帶的騾馬四十匹，拖了樹枝在樹林中往來馳驟，嚇退回兵。黼清等進得禮城，夢花見他兵馬不滿一百，聲勢倒像有數萬，且驚且喜。黼清問夢花道：「城中兵共有多少？」夢花道：「不上一千，奈何？」黼清道：「回兵多少？」夢花道：「號稱五萬，實則三萬餘人。」

黼清道：「師克在和不在眾，此種多烏合之徒，不要畏懼。只是今番用計嚇退了他，到明日探聽明白，定是要來的。」夢花道：「似此如何？」黼清道：「明日賊來，必不防備，吾可設計破他。」夢花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黼清道：「他今退兵不遠，吾軍人數豈有不知道的？明日再來，以為孤城唾手可得，必有輕進之意。你不要膽怯，只須督率城中兵丁，堅守四門，看我破敵便了。」

夢花依計，傳令軍士緊守城門。

到了明早，回匪頭領果統了大兵來取城。黼清聽報，命江濤徒弟四十人，扛抬大炮十數尊，去前面山中埋伏，只聽城中號炮響，便一齊放炮，以助聲威。又吩咐齊升和禮城守備餘克莊，各帶一百步兵，去大路上，樹林中左右埋伏，只等賊過，一齊殺出追趕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城內兵只有六百多名，黼清同蔣知方帶兵四百，開城等候。夢花領城兵分守四門。

不一會，探馬飛報，回兵自東路殺來，離城只五里了。黼清等轉出東門，排開一字陣，蔣知方攜炮一尊，向吊橋遠遠放下。千看萬看，將炮門對吊橋量了，一絲不差，靜悄悄等在背後。停了一會，回兵排山倒海而來，到得吊橋相近，望見城門大開，已是排陣相待，回兵便在橋邊扎住陣腳。黼清傳令：不許妄動一步。回兵先放了一排槍過來，城兵死傷八九人，一個不動。停了一會，又放一排槍過來，城兵依舊不動。回兵又連放兩排槍彈過來，一個什長退了兩步，想要躲開，知方趕上一刀。餘兵見了，都屹若長城，一步不動。

回匪頭領探了一會，曉得城中無備，虛張聲勢，便放了膽，乘著大轎，首先衝過來。剛到吊橋上，只聽得震天塌地的一聲炮響，連轎和人都翻下水來。回兵捨命的去救，知方連放十餘炮，城兵一齊吶喊衝過去，回兵大亂，回身望山右小路逃命。

忽聽背後炮聲不絕，恐有伏兵，忙轉身尋大路逃走。走了一刻，兩旁伏兵齊出，後面追兵已到，回兵前後無路，降者不計其數。

黼清乘勝追殺四十餘里，正遇大隊官兵來救援，當下見了。黼清道：「逆首已死，賊膽必落，不如乘勝，分統各軍，收復失地。」遂不許停留，分路巢殺。不到半月，所失城池十餘縣盡行恢復了。

陝甘總督湯和接了捷報，忙傳禮縣知縣林琪進省叩問方略。

林琪只得將康濟時的大功細敘了，湯總督又傳康濟時進見，以實禮接待。談了一會，大加賞識，即日專折奏保。京城各官曉得平回首功是康黼清，大家連章保舉。朝廷早見過他的奏疏，已經傳旨嘉獎，此次議敘平回功第一，引見後特旨補授甘肅西寧知府，並賞給「克勇巴圖魯」名號。蔣知方以次亦均授了武職。齊升得了千總，改名齊嵩。禮縣知縣林琪議敘以同知在任侯升，並加四品銜。

黼清平日於吏治本也講究，到任後孜孜求治，有利必興，有弊必革，西寧地方民風本極強悍，歷任官員每每不善調處，功名參差。黼清因地制宜，即以軍法部勒百姓，百姓服其威望，令出惟行，到了一年，政清訟理。黼清在衙門無事，漸覺冷靜，恰好康老太爺派了家人護送汪氏夫人到西寧來，黼清見了，問了老太爺安，談了些家鄉事情，十分歡喜。

當下無話，過了幾時，黼清下鄉勘地回來，剛進城門，忽路旁一人搶步上來，攔住轎槓，口呼伸冤。黼清看是一個老人，便喚差役接他狀子。差役遞上來，黼清翻開看時，上面寫的是陳國宗為媳婦謀害親夫事。黼清看了，暗想：這裡百姓近來風俗大好，連那爭鬥事都不常有，那裡敢鬧出這種案件來？心裡想著，口裡便喚差役，將老人帶回衙門看管。一面帶了仵作，至屍場臨驗。到了那處，進門來，見那媳婦尚在啼哭，應差人等已經排設公案。黼清入座，叫差役抬出屍身，仔細檢驗。那婦人跟了出來，跪在屍旁。黼清一面驗屍，一面看那婦人，舉止大方，形容哀毀，全不見半點輕狂之態。停了一會，只聽仵作喝報：「驗得屍身週身無傷，只有陽物咬去半段，傷痛殞命。」

黼清聽說詫異，便離了公座，親自檢看。見陽物上尚有齒痕兩個，委係咬傷致命。驗得無誤，便叫帶那婦人回衙。到了衙門，黼清立刻升坐大堂，兩班差役伺候。先傳老兒陳國宗上來，問了幾句，便叫提那婦人上來。審問一言方了，兩個差人便下堂來前拖後擁的，趕那婦人。黼清見了，連忙喝住，不許亂拉亂扯，只許慢慢的引他上來。差役不敢動手，只得慢慢兒讓那婦人上來，跪在階沿上。黼清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？娘家姓什麼？」

怎樣的謀死丈夫？」那婦人聽了，一言不發，只是啼哭。黼清也不動怒，低聲和氣的說道：「你可從實供來，本府好超豁你。」

那婦人哭了一會，方供說道：「小婦人周氏，今年三十二歲，丈夫前日回家，到了半夜……」說了一句，四下裡望子一望，便低了頭，不說了。黼清見此情景，已知有別的原故，便屏退了許多閒人，只留幾個公差，叫那婦人跪近前來，問道：「你只往下說，不妨。」周氏羞羞澀澀的，仍舊不說。黼清道：「你丈夫出門幾時了？」周氏供稱十九年了，黼清道：「一向在那裡做買賣？」周氏供稱在江蘇。黼清道：「回家過幾次？」周氏答稱：「那年出門了，今年初次回來。」黼清又問道：「怎樣回來就死呢？」周氏不答。黼清道：「你丈夫回來有病沒有？」